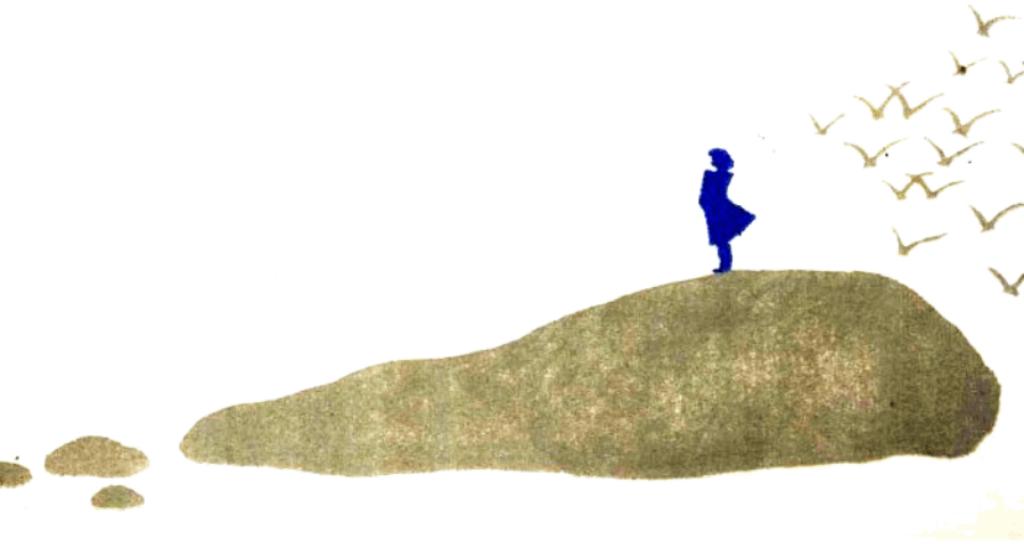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旅思乡情

闻大曾 曲



# 目 录

自序 ..... 1 )

## 故 园 烟 景

还乡散记 ..... ( 5 )  
三返家园 ..... ( 11 )  
返乡趣谈 ..... ( 15 )  
我所知道的合肥人 ..... ( 21 )

## 怀 旧 忆 往

家住范巷口 ..... ( 27 )  
玉镯 ..... ( 31 )  
七字唱 ..... ( 36 )  
浙大在我心中 ..... ( 39 )  
( — 庆祝母校浙江大学九十周年纪念 )

那欢乐的一年	
——永兴场生活摭拾	(45)
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	
——敬悼晓峰老师	(51)

## 生 活 记 趣

瘦子春秋	(61)
数学苦我一生	(68)
家，甜蜜的家	(74)
家有病妻	(85)
海外教儿学中文	(90)
儿子的歌声	(96)

## “异”域“风”情

海尔曼图书馆	(103)
且谈美国“女人开车”	(108)
暑期汉语班趣闻	(113)
意想不到的事	
——一些中国留美学生的观感	(121)
匹城华裔大餐会感言	(125)

百慕大之旅	(129)
美国电视上的人民法庭	(134)
历尽艰辛，事业有成 ——记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	(141)

---

## 时 事 感 述

---

### 国 有 喜 庆

——追记在华府庆祝中国三十五周年国庆	(147)
我依然想回祖国	(151)
我们的根	(156)
从“美籍华人”一词谈起	(160)
我爱听祖国的歌声	(165)
谈保护文物古迹	(170)
国内集邮漫谈	(174)
追思广岛 毋忘南京	(177)
为“五讲四美”评分	(181)
但愿湖山依旧	(188)

# 自序

自从拙作《大洋两岸》一书问世后，很多朋友都来信赞扬、鼓励，要我继续努力耕耘，再成一书。因之我在这几年中，仍不断地摸索前进，各处播种，并承各报刊栽培，有些已开花结实了。现在，我将这些果实采下，重新聚拢一起，汇编成册，再展现于大众面前，虽则时间匆促、工拙亦在所不计，但只要能不负朋友们一番期望就好了。

我原本是学地理的，在美国这些年也是以地理为主，并专攻制图学。但以近十余年来，老病家居，无以自遣，因此就常写点小文发表；或记美国风土人情，或追念故国烟景，或写家常鸡毛蒜皮小事，或写人类本性所发出的喜怒哀乐。这其中，有散文，有杂文，也有游记。

我于1977年第一次返国探亲，当时我见到国内那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时，我心情激动不已，我以纯真之情和赤子之心去观察、去体会，从那年起，我开始将我对祖国的见闻和感受一一记录下来在报刊上发表，这样一直持续至今日。

综合以上所述，本书又可分为五章。第一章，故园烟景，那是写我几度返乡后，对故国的山川之恋。第二章怀旧忆往，是我对过去那些温馨美好事物的憧憬。第三章生活记趣，是描写日常生活中人生幽默的一面。这类文章，在海外颇为风

行。第四章异域风情，写美国各种样式的人、事和地域风光。第五章时事感述，大部是我对祖国一些事物的观感。这五章，表面上虽是分门别类，但实际上是有—个整体性的——那就是作者近十年来在国内外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。

我在美国已定居三十多年了，但莼鲈之思，终未能了，我常觉得我是旅居在异域，往往乡愁萦绕，难以释怀，在任何场合下，我对故国总是一往情深，现在能有机会笔之于墨，形之于书，庶几可将我心中情愫发泄出来了，因此我就将这本书命名为《旅思乡情》吧！

1987年4月于美国匹兹堡晴淑轩

# 故 园 烟 景



# 还 乡 散 记

年前，我在国内住了一年，走遍名山大泽，饱览各地风光。除了那雄伟的峨眉，奇拔的庐山，波光帆影的青岛，和明媚秀丽西湖之外，还有好些地方也使我难以忘怀，尤其是在我的故乡安徽境内，旧梦重温，更易令人留恋低徊。现在，先让我记下一些点点滴滴的屐痕吧！

## 解 兵 塘

一代大政治家大文豪曹操，威震中原，拥兵百万，传说中，当年他驻守合肥时，他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来计数士兵，那是一片低凹的平地，他命士兵站入其中，站满了，他就知道大约有多少人数，然后加以编制，这叫“斛兵”。其后沧海桑田，几经变化，千余年后的今日，这块地方成了一个池塘，名字也就叫“斛兵塘”。

合肥工业大学真幸运，校园内拥有这一亩方塘，而我也很幸运，有机缘在塘畔住了三周。

方圆约十公里的斛兵塘，绿水碧波，四围佳木葱茏，杂花生树。通外面的两边，围以栏杆，不能通行，靠校园的两边，一边有条小路，另一边是幽林曲径，这两处都是我经常游憩之所，我在那儿度过最悠闲的时光。

清晨，太阳照到林端时，我就沿着塘畔小路前行，两岸光影斑斑，斜筛满地，我走到中途那块伸延到水中的平台上，面对池塘，深深呼吸几口新鲜空气，空气里夹着清晨的雾气和水草的芬芳，沁人心脾，我舒展一下筋骨，摸索着，打我那一套不成名堂的太极拳，旁边经常有两个小孩子站在那儿呆望着，互相讥咕着。

“这个外国人也会打太极拳呢！”

“外国人”？我笑了起来。孩子，我住在这儿的时间比你要长得多了！这是我的故乡啊！

一分心，拳脚都乱了，管他的，伸几个懒腰也是舒畅的。

回到餐厅，早饭已摆好，肚子也饥肠辘辘，饱餐一顿。

午后，艳阳高照，我便站在阳台上看池塘。塘面波平浪静，象一杯醇酒似的泛着碧光，云天倒影，闪闪粼粼地变化无穷，远方郁郁蒸蒸，一片氤氲。“当年曹操站在哪个地方斛兵呢？”我总是这样想。我凝望着远方，浓绿中，似乎人影幢幢，那千军万马的景象，若隐若现，千年前的曹魏距现在并不太远呢！一世之雄的曹操不就站在那天边云影之中吗？

晚饭后，大家都到塘畔林间散步，这时暑气全消，凉阴遍野。塘中一丛丛野草和芦苇，因风牵动，翠带摇拂，聚集到一个角落去，孩子们在岸边拿根树枝拨动着，年青人则站到水中，双手摸来摸去，摸得满身清凉。我们散步的人，总可碰到三朋四友，站着，面对塘中涟漪，东聊西扯，直到暮色昏黄时才互相道别。

住在斛兵塘畔，一天时光很容易消磨过去，住在斛兵塘，也使我“幽思难忘”。魏武有诗：“狐死归首丘，故乡安可忘？”

我“越陌度阡，……心存旧恩。”万里归航，徜徉于解兵塘畔，庶可“畅此千秋情”了。

## 云龙大队

我曾走过八九个公社，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钱塘江南部属海宁县的云龙大队。

那是1981年的暮春季节，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的时候，一个晴朗的上午，汽车载着我们一行人在嫩绿中驰骋，到达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。那儿，方圆数十里之内，田畴弥望，阡陌纵横，处处都染满了新绿，一片青葱。下车步行其间时，只觉四周都是深深浅浅的绿，匀匀地，融融地，一无渣滓，我当时虽无舵无桨，但好象置身在绿海之中，移动着，飘浮着。

四周寂静无声、静得又如置身在太空深处，偶尔一阵微风吹过，绿苗一排接一排地翻动过去，簌簌滋滋响几下，一切又趋于平静。

午后，沿着田梗向里走，阳光高照，绿意更浓。右边是一片桑园，桑树有一人高，枝繁叶茂，左边有座大平房，进门处，中有天井，前后两大间是养蚕室，一排排一架架的篾制抽屉里都是蚕，翠叶盖覆，蚕儿蠕动着，哗哗嗦嗦地发出响声，它们正在努力加餐呢！

一大群女孩围拢过来，嘻嘻哈哈地看着我们这两个衣着不同的“美籍华人”。

“我也会养蚕呢！”我对她们说。

她们吃一惊，个个都睁着大眼怀疑地望着我。

“我从前总是用桑叶揉汁洗头发，头发洗得又软又干净。”

我又说。

“真的？我们都不知道啊！”她们似乎相信了我的话，同我亲热起来。

她们拥着我，穿过后堂，又走回桑园。这回，我闻到桑叶的香味，我满身满发都沾上那种香味，我又似乎寻回到我的旧梦，时光把我带到五十年前，我正踏着凳子爬在树上采桑叶呢！

两座高大的楼房就在前面，我们从后门走了进去，经过小院，穿过鸡栖，到楼下堆东西的地方，又转到楼上，宽敞的两大间卧室，纤尘不染，井井有条，楼下是客室，客室外前门是一条封闭的长院，两个老奶奶正坐在门口聊天。好福气！我哪有这份闲福？

“去看看灌溉吧！”接待人员建议。

不远处有小小的两层砖房，下面是开关枢纽，楼上是“观察站”。玻璃窗外一片绿田里夹着一些树木，旁边清溪潺湲，树影婆娑，我正凝眸间，只见一排水柱缓缓升起，越升越高，然后象夜晚的焰火似的，突然间十几只水柱在空中开了银花，珠光乱旋，水点纷纷洒落地面。稍迟，右边又有一排水柱冲天而立，在空中盘旋转动，交叉飞舞，如银龙横飞，忽高忽低，阳光闪动着，亮晶晶，光莹莹，如幻如真。我站起身，几乎惊叫起来，眼前的绿烟水雾，似乎破空洒来，光华流动，珠网纷披，遮住我整个眼帘，我几疑置身在水晶宫中。佛经上常说，有时忉利天中，“雨无量香华，天衣珠璎”，是否是这种境界呢？但一霎眼，水柱渐渐缩短，这璀璨的景象瞬间又无影无踪，我痴痴地望着远方的蓝天白云，轻轻吁了一口气。

“再去看看工厂吧！”接待人员又建议。

“我有点疲倦了，你们去吧！我留在这儿等候你们。”  
我不愿尘世的机械文明毁掉我刚才编织的美丽幻梦！我愿长守斯土；看云、看树、看绿烟染遍的故国田野。

归途中，夕阳在远方晃动，树梢一片霞光，从车中回首遥望，只见烟凝暮霭，云树愈远愈低迷了。

## 长 江 轮 中

小时，我常乘江轮往返于安庆、芜湖和南京之间，我常被壮丽的长江和沿岸的美景所震慑。现在事隔四十多年，我又数度浮游上下，重看那波光云影和朝晖夕阴。

行驶长江东方红号的轮船，我曾乘过六只，来回四次，奇怪的是大半都遇到阴雨天气，所幸二等舱乘客可坐到最前面的客厅里，让人从玻璃窗去欣赏那一片烟雨朦胧的美景。

雨中的长江从前未曾经历过，现在却深深体会到了；那是一种迷濛之美，是画家笔下的黑白水彩画，江上细雨濛濛，两岸远山、近树、田野房舍，都似蒙上一层轻纱，若隐若现，缥缥缈缈，整个宇宙都呈一个色调——灰色；淡灰，浅灰，深灰……使人好象在梦中，跟着梦在行走，在飘荡，身子感觉好轻，脑子感觉很迷糊，有一种浑然忘我的境界，这种境界，可使你“入定”，使你安详而愉悦。

夜里的长江，从前也未曾玩味过。小时乘江轮，若在夜间，睡的不是大统舱，就是打地铺，从无心情去欣赏夜景。如今乘的是两人一室的房舱，舱门开处，即是走廊，夜深凭栏独望，思绪幽幽，这才真正领略到长江的神秘。江轮在江心推动着，听到的只是水声、机器声、和浪打船舷的声音，



### 三 返 家 园

故乡，安徽合肥，我已回去过三次了，每次都给我留下不同的感受，每次我都觉得它在踏着时代车轮冉冉前进。

我第一次返乡是1977年。那时，“四人帮”刚下台不久，“左毒”仍在，对外思想闭塞。一般有关接待人员，对我们这些海外归来的人，还存着一种怀疑和防范的心理。我们住在合肥稻香宾馆里，进出都有人“奉陪”，亲友也不敢随便来探视，家人见面，除抱头痛哭一场外，也不敢多谈。他们接到的指示是：“热烈招待，政治挂帅”，于是，我光光彩彩地衣锦还乡，真的好象是“穆桂英挂帅”了。但故乡已非昔日的故乡，新辟的马路和高楼之中，还残留一些零星破屋，我小时所住过的旧居已无踪迹可寻，小时常去游玩的包公祠也只剩下一半，包公河芦荻萧萧，柳岸边“盆舟”无存，我想到儿时来此嬉游“划盆”的情况，不禁怅然若失。我离开那儿好几天之后，心情还是激荡翻腾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第二次返乡是1981年，那年，老伴拿到“富布赖特”(Fullbright)奖，成为中美两国交换教授，回国讲学一年。六月下旬，我们有机会返乡探亲，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我们签证六月底满期，在上海华东师大时，外办告诉我们，不能在上海提前签，须届时到合肥再签。但到合肥之后，省级和市级的有关单位就是不签，教育部打电话来都不行。急得

我们走投无路，那位办事人还警告我们：“如果签证过期还留在国内的话，那是违法的，可能依法递解出境。”因此我们只得匆匆赶到下一站——济南、青岛，承那儿有关单位帮忙，问题总算解决。但我们还是做了三天“孤魂野鬼”，所幸无人来抓，不然我们也许要住上几天“秦城监狱”的。

但在合肥那两周我们还是很愉快的，我住在合肥工业大学专家楼里，彻底地休息了两周，我自由自在地出进，从无人来干扰，我徜徉在绿荫如幄的斛兵塘畔，朝吸晨雾，暮看晚霞。从前不敢见面的亲友，现在都一一出现了；从前被揪斗的“牛鬼蛇神”，现在都平反了；我访问好几家亲友，他们都已迁入新居，房子还蛮不错的呢！子女能够上大学的都已入学，知识分子已不再是“臭老九”，一切都在变，急速的变，随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进行着，我心里感到稍稍的平和、舒畅。

今年暑期，我是第三次返乡，这一次我发觉一切又变了，不但外表改变，实质上也改变，我快快乐乐地在那儿整整住了一个月。

我依然住在合肥工大专家楼里，那有历史陈迹的斛兵塘畔。我又见到儿时所见过的烂漫湖光，我又听到儿时所听过的啁啾鸟语了。我一日三次漫步塘边，淡烟疏柳，不胜依依之情。这一次，我找到多年来只有在梦里才能寻获的温馨家园。

亲友们从早到晚不断地来探望，他们胆子都大起来，在我面前畅所欲言，过去的事象一场恶梦。

可是合肥城的本身却变得最多。解放前的那个合肥，好象是给外太空人拿了一把大铲子全部铲掉，除了剩下一点零

星泥土之外，其余已无踪迹可寻。目前，只见满眼高楼林立，满街浓荫夹道。市区里，人群摩肩接踵，自行车和汽车往来穿梭，汇成一道长流。阳光下，璀璨明丽，闪闪生辉。使人觉得这确是一个蓬勃兴盛的都市，有谁想到这还是一座有千余年历史陈迹的古城？

古城的城墙是拆掉了，城外的护城河，两三年前修改成一个个单独的小公园，水榭凉亭，雕栏曲槛，一弯碧池深处，晴波潋滟，池中或有莲荷招展，或有小舟荡漾。清晨或傍晚，很多居民都游憩其间以舒松身心，这真是合肥市的一大德政。

合肥乡下也进步了，秧田麦浪之中，已不大见到我前两次返乡时的土阶茅茨，很多农家都建起了砖房，自行车已代替挑担子，女孩们穿红着绿往来於阡陌垄亩之间。田垄中，青葱翠绿，瓜实累累，一望而知，这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。

一部分人确实是富起来了。生产责任制的浪潮从农村到郊区到城里，使郊外和城里的一些街道变成市场，出售的东西从农产品到成衣到仿制的金银首饰，街头人潮汹涌，争相选购，我曾见到好些人家都有电冰箱、电视机……今天，人们所想的，不是明朝起身后的群众斗争大会，而是在想着如何去工作，去办事，去改进日常生活，现实主义不但使合肥人民生活条件更加优裕，而且也把欢乐带回到人间。

合肥的外表变了，本质也变了。这几年来，我觉得这个地区的文化、教育、艺术水平都一天天在进步而普及。合肥原本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城市，只不幸经过一次灾难，停滞了十多年。如今，当年的“臭老九”又香了起来，一切文化事业又渐趋